

通志堂經解

白  
141  
142





門 12  
卷 141  
卷 142



詩本義卷第六

歐陽氏

鹿鳴

論曰鹿鳴言文王能燕樂嘉賓以得臣下之歡心爾  
考詩之意文王有酒食以與羣臣燕飲如鹿得美草  
相呼而食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傳云懇誠發于中者  
衍說也聖人不窮所不知鳥獸之類安能知其誠不  
誠考上下經文初無此意可謂衍說也其曰人之好  
我示我周行者謂示我於周行恩禮之勤若此爾古  
字多通用示視義同而鄭改示為寘遂失詩義毛傳  
德音孔昭既簡略未知其得失鄭引飲酒之禮於旅



也語謂此嘉賓語國君以先王德教國君以此賓語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於禮義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於禮義必須君臣漸漬教化使然豈飲酒之際一言可致此其曲說也考詩之意使君子則倣我者謂倣我厚嘉賓也

本義曰文王有酒食能與羣臣共其燕樂三章之義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賢臣與其同樂既飲食之又奏以笙簧將以幣帛凡人之欲與我相好者示我於周行之臣恩意如此爾其二章云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倣者又言我此嘉賓皆有令德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

民遇此嘉賓不薄之意使凡爲君子者當則倣我所爲常厚禮有德者故其下文又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者謂君子當倣我厚嘉賓也其卒章之義甚明不煩曲解

### 皇皇者華

論曰皇華序及箋傳皆失之然其大義僅存也據序止言君遣使臣遠而有光華此但解首章一句爾其所以累章丁寧之意甚多不止有光華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禮樂則詩文無之又衍說也毛鄭之失在乎皆用魯穆叔之說爲箋傳故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也凡詩五章悉用此爲解則一篇之義皆失矣毛以



四百廿一  
高元  
懷為和初無義理鄭改為私用穆叔之說爾其忠信為周訪問為咨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之訪問今詩文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若直以周為周詳周徧之周則其義簡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訪問為咨則所問何者非事而獨以咨諏為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為咨謀而穆叔直謂咨難為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云爾有嘉謀入告于君則又不止問於人為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為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

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為詢書曰詢于眾豈皆親戚乎若此之類甚多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六德之說可廢也據詩首章直言使臣將命而出有光華爾毛鄭所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說也

本義曰周之國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為國光華于外爾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既又勉其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懷思也其二章以下則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詩人述此見周之興國之初其君臣勤勞於事如此爾諏



四百六  
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其類甚多

常棣

論曰毛傳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雖簡然於義未失而鄭改不為柎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為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毛謂聞常棣之言為今者蓋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為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是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為今矣意謂後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義雖不解亦可在毛氏已為衍而鄭又從而為說曰始聞常棣之說也

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厚皆衍說也毛解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止言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於詩雖無所發明然未為害義鄭則不然且詩止云兄弟求矣而鄭謂能立榮顯之名既於詩無文箋何從而得此義又云原隰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高下之別名爾土地不動無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為謀安有相與聚居之理此尤為曲說也毛謂飲酒之飲為私者燕私之意也鄭乃云圖非常大疑之事豈詩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說毛鄭意同而皆失且詩人本欲親兄弟如毛鄭之說則是作詩者教人急難時親兄弟安



平時不如親友生矣

本義曰作詩者見時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萼相承韡韡然可愛者以比兄弟之相親宜如此因又極陳人情以謂人之親莫如兄弟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此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內鬪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又言當急難時雖有朋友但能長歎而無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弔其不咸也由是盛陳籩豆飲酒之樂以謂兄弟宜以此相樂則妻子室家

皆和樂矣使其深思如此為是乎

伐木

論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詩曰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陳饋八簋又以為天子之簋則此詩文王之詩也伐木庶人之賤事不宜為文王之詩作序者自覺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詩雖欲汎言凡人須友以成猶當以天子諸侯之事為主因而及於庶人賤事可矣今詩每以伐木為言是以庶人賤事為主豈得為文王之詩鄭氏云昔日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為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且文王未居位未嘗在農也古



四百十  
甘簡  
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未居位時皆  
不爲農亦不必自伐木庶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  
以此知鄭說爲繆也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  
不求友生考詩之意是爲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  
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  
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  
如此義則是此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  
了不及鳥鳴之意但云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  
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類蓋失其本義矣故闕其所  
未詳

天保

論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  
顯而易明然毛鄭不能無小失鄭以俾爾多益以莫  
不興爲每物益多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  
爲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雖國君受天之福則當被  
於民物然詩旣無文則爲衍說毛以公爲事鄭謂先  
公是矣若鄭謂羣臣舉事得宜而受福祿亦詩文無  
之  
本義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堅固旣稟以信厚之德則  
何福不可以除之俾爾多益而衆也旣曰何福不除  
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冝而受天百祿又曰



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其下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如川流之寢長而又增之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於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詒之多福使民及羣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為況曰如日如月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柏之常茂其卒章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如此爾恒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

出車

論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遠遂失其本義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且一二車邪自可以馬駕而出若眾車邪乃不以馬就車而使人挽車遠就馬于牧此豈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車於野然後召將率亦於理豈然其以草蟲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一篇之義不失者幾何

本義曰西伯命南仲為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詩人歌其事以為勞還率之詩自其始出車至執評獲醜而歸備述之故其首章言南仲為將始駕戎車



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二章陳其車旗以謂軍容之盛雖如此然我心則憂王事我僕則亦勞瘁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穢狁其四章五章則言其凱還之樂敘其將士室家相見歡欣之語其將士曰昔我出師時黍稷方華今我來歸則雨雪消釋而泥塗矣我所以久於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歸蓋畏簡書也其室家則曰自君之出我見阜螽躍而與非類之草蟲合自懼獨居有所彊迫而不能守禮每以此草蟲為戒故君子未歸時我常憂心忡忡今君子歸矣我心則降我所以獨居憂懼如此者以我

君子出從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則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評獲醜而歸豈不樂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顯大而猥狁之患自此遂平也

湛露

論曰據序止言天子燕諸侯而箋以二章為燕同姓三章燕庶姓卒章為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為衍說由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爾鄭又以露之在物使柯葉低垂喻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有似露見日而晞何其臆說也詩但言露匪陽不晞爾初無柯葉低垂之文鄭何從而得此義



若詩人欲述諸侯似醉之狀則當以柯葉低垂之意見於文也今但言露非見日不乾則非喻似醉之狀矣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詩但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蓋晝燕常禮不足道而舉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此詩人所以為美也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非一而獨以露為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其義如此

而已其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玉恩被諸侯爾又云今德今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今儀爾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若下泉之詩芄芄黍苗之類是也在宗載考毛傳是矣

鴻雁

論曰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為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鴻雁詩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



子于征勛勞于野以文義考之當是以鴻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雁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鄭於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

本義曰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四出于野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鴻雁之飛其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其二章言使臣暫止為民營築居室其暫止于野也如鴻雁集于澤爾其卒章云哀鳴嗷嗷者以比使臣自訴也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勛勞爾愚人不知我者謂

我好興役動眾為驕奢也或謂據序言美宣王而此詩之說但述使臣疑非本義且使離散之民還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勞來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復何疑哉

沔水

論曰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爾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晏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傳未得詩人之本義爾本義曰宣王中興於厲王之後諸侯未洽王之恩德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



于海者言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規王當容納諸侯如海納眾水也歛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又規王宜常以恩德懷來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者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念亂者厲王之亂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者謂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來之也歛彼飛隼率彼中陵者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讒人害之故曰我若

親友而敬禮之則讒言其能興乎

黃鳥

論曰序言黃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為室家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內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上然其詩有箴有規有誨有刺者蓋雖聖人不能無過也書稱成湯改過不吝者蓋不言無過言有過而能改爾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衰撥亂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國



富人衆廢職皆修則車攻鴻雁斯干無羊是也慎微  
 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  
 德則崧高韓奕是也夙興勤政則庭燎是也遇災而  
 懼側身修行則雲漢是也其為功德盛矣其所稱美  
 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鳴曰誨祈父白駒  
 黃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謂雖聖人不能無過  
 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  
 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遺賢乘白駒而去  
 者亦一人爾荒歲多淫昏亦不歲歲皆然蓋有大功者  
 不能無小失也如黃鳥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則  
 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皆然

也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世  
 知大功盛德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而毛鄭於白  
 駒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於黃鳥又云宣王之末  
 天下室家離散如此則宣王者有始無卒終為昏亂  
 之主矣異乎聖人錄詩之意也

詩本義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七

歐陽氏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已然與他詩多不同鄭箋不  
 詳詩之首卒隨文為解至有一章之內每句別為一  
 說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言歸矣又復  
 差其章句章句之學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言害於  
 大義則不可以不正也鄭謂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  
 德流出無極已也幽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  
 取於山如竹苞矣者喻時人民之殷眾如松茂矣者  
 喻民佼好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謂時人骨肉相



愛好無相詬病斷此為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之遽言我似續姜嫄先祖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續妣祖鄭便謂是成廟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別言築寢矣又隔二章後謂如跂斯翼一章為成廟其下一章又復言寢都無倫次此所謂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者也且約之閣閣一章與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鄭輒別如跂一章為廟者止用君子攸躋一句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云躋彼公堂又

可為祭祀乎以此知其繆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夢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言歸則何關考室之義也毛訓秩秩於此為流行於假樂則為有常鄭於他詩又別訓為清莫知孰是今以斯于義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為道鄭於他詩皆訓為圖為謀又或為尚惟為圖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心有所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改猶為瘡改芋為撫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芋為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皆訓棘為急而毛於此詩為稜廉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為戟謂如挾弓矢戟其肘迂矣義當為急矢行緩則枉急則



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云夏暑  
 希革張其翼者迂之甚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竦  
 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本義者由不以詩為考  
 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  
 歆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且序但言考室而詩本無廟事鄭云宮廟亦衍說也  
 本義曰宣王既成宮寢詩人作為考室之辭其首章  
 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  
 也山也有常處而不遷壞者也竹也松也生於其間  
 四時常茂盛不彫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以成室不

遷壞如山澗而人居此室常安榮而壽考如松竹之  
 在山澗也此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者謂宣王與宗族兄弟相親  
 好無疑間以共承祖先之世不隕墜得保有此宮寢  
 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類也  
 笑語非一人之所獨為必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  
 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椽之施功力以成此室  
 以蔽風雨而去鳥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  
 章又言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  
 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



如翬之飛也謂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  
 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晝夜寬明宜君子  
 居之而安寧也其六章已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  
 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王女則宜  
 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頌之詞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  
 者何所從鄭以爾為斥宣王又謂眾維魚矣實維豐  
 年為人眾相與捕魚是歲熟庶人相供養之祥室家  
 溱溱為人之子孫眾多既不關考牧事因謂占夢之  
 官獻夢於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

人豈特於無羊無牛為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  
 宣王而波爾牧人耶以雌以雄鄭謂牧人搏禽獸迂  
 矣據詩眾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  
 之子孫眾多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為考牧不應汎言  
 獻夢而為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為庶人無故不殺雞  
 豚惟捕魚以為養此為繆說不待論而可知鴟鴞曰  
 予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為室家矣牛羊牢闌亦  
 其室家也

本義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  
 牛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  
 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



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肥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節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為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土任大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

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況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談之義頓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為何人也說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為曲說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



遂至衆說之乖繆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詩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未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案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為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詩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為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謂憯莫懲嗟如鄭注以憯莫懲為一句嗟字獨為

一句於義豈安不弔昊天毛訓弔為至鄭又轉解至為善皆失之不自為政鄭意謂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覺其非又言天不出圖書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靡靡所騁本是一章而鄭注分為兩義蓋不得詩人之本意也

本義曰大師尹氏為下民所瞻而為治不平致王政亂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  
 一曰憯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閔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為政者責幽王不自為政



四言上  
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  
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云者作詩者言我  
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  
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誦云者作節南山  
詩者既已具陳幽王任用大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  
其卒章則曰有家父者常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  
王心化善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  
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說繁衍迂濶而僻文義散斷前  
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

其為大害者如毛鄭解瞻鳥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  
教其民叛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為文武鄭謂彼有旨  
酒為尹氏大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而言爾鄭又  
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者亦非也蓋以覆車喻  
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學者因益之曰  
寧貽患於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鳥  
巢鳥也當止於林木屋非鳥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  
譬君子仕亂邦非所宜處而將及禍也毛鄭之意不  
然謂鳥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當擇明君而歸之是  
為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而教民叛也幽厲



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錄之者非取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格非規誨可入而其臣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盡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冀其警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錄以為後王之戒如毛鄭瞻烏之說異乎孔子錄詩之意矣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云者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痒云者大夫言已獨為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者言

父母生育我猶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憂患如此蓋適丁其時爾其曰不自我先後者直歎已適遭之爾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見人言從口出而不分善惡而我為之憂是以見侮慢也其三章曰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云者大夫懼禍思去其位也念我無祿者念思也思母食其祿也所以然者見時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既自為謀而又哀他人之居祿位者如鳥止於人屋處非所安而將及禍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



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云者道民怨訴於天之辭也云人之乏薪蒸者瞻彼中林則往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則何人不可禍罰之然此訛言亂國之民不見禍罰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皇上帝果憎誰乎此怨訴之言也其五章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云者言人勿謂山爲卑不能阻險以致傾覆此山至卑止爲岡陵亦能使人傾覆言不可忽也然則訛言之人其可忽爲無害而莫之懲乎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意謂烏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

知我夢之吉凶乎此驕昏之主侮慢老成之辭也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其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云者大夫旣戒王無忽訛言而不懲因又戒其小人曰汝無恃王不懲汝譬猶謂天高去人雖遠謂地厚託足雖安然不可不局躋而畏懼者天有時而降禍殃地有時而致淪陷言天地猶如此宜常畏懼王之恩私難恃也我之斯虺蜴見人輒走然大夫所哀之人蓋指訛言之小人



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五章既陳戒王之意六章又戒小人而不見聽因自傷獨立而無助云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蕤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抗我惟恐不傾折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則傲者又不與我相遭其與我同列而耦居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抗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古言謂耦為仇其複言仇仇者猶昔言兩兩今言雙雙也大夫既傷獨力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然猶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

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云者言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政古用字多通而毛訓為長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勢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為褒姒所滅也作詩時周實未滅而云滅之者鄭箋是矣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其九章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云者謂欲以車棄其輔而覆其載喻王將傾覆其國故先言陰雨者謂車遭雨水泥濘而又棄其輔則必覆爾既覆而求助則不及矣其十章又



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  
 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  
 為意則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國也所  
 謂猶欲救之之辭也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  
 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云者  
 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將及於禍之辭也水魚  
 所樂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禍故曰匪樂雖潛藏隱  
 伏而以近人終被獲也以比身仕亂邦無所逃禍也  
 其曰念國為虐者意謂國君為虐政而我仕於亂邦  
 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  
 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云者大夫既自傷將及禍

而又哀彼眾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穀與其  
 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其十三章曰彼彼  
 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桮斝矣富人  
 哀此惇獨云者言彼此之小人蔌蔌之貧陋者初  
 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祿食天又天害之國君既  
 不能卹矣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此惇獨而卹之  
 也大夫憂國者陳禍亂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備矣  
 知其無可奈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惇獨此窘窮苟且  
 之急辭也故以為卒章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論曰君子之所以貴於眾人者眾人之惑君子辨之



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慎也故至於有所疑則雖  
 聖人猶或闕焉者慎之至也吾於十月之交小旻小  
 宛正其失而從其是者於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  
 者闕其所疑也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為刺幽王鄭氏  
 皆以為刺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為刺厲王者  
 以番維司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  
 也其言幽王時鄭桓公友為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  
 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為司徒其前七年  
 安知無番為司徒也就使番不為幽王司徒安知其  
 為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為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  
 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自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

稱妻亦安知豔妻為厲王后也案史記載厲王之事  
 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又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  
 殺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  
 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也厲王出奔  
 于彘十四年本紀惟言太子靜留匿召公家而不言  
 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使厲王  
 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沒而不見既無所見  
 鄭氏何從而知之據詩列祖父卿士至於豔妻此八  
 人者皆是用事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  
 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之文而豔妻姓氏本末尚  
 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為后黨是三者皆臆說



之繆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主也其及於禍也亦然  
 小宛之詩據文求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  
 為說以見非刺厲也而為鄭學者彊附益之乃云四  
 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為刺厲王則小旻小  
 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為刺幽  
 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  
 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為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  
 可破也或問十月之交從毛為刺幽可矣旻宛施於  
 厲幽皆可而子亦從毛為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  
 中矢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  
 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

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為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  
 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  
 推理為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  
 似是之疑為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舍鄭而從毛也  
 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焉  
 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  
 其曰雨無正則吾不得不疑而闕古之人於詩多不  
 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  
 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  
 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  
 刺厲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考詩七章都



無此義與序絕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後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于外是厲王不復為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況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爾殊無一言及於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兩無正不為昊天之作決可知也獨不知何為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十月小旻鄭氏差其時世及七子豔妻之失吾既已詳之矣其餘箋傳之說皆得詩人之

意惟小宛箋傳之失不可以不論正其本義論曰幽王亡國之君其罪惡非一而作詩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陳其事而刺之不必篇篇徧舉其惡也小宛所刺據文求義是大夫刺王不能勉強以繼先王之業而驕昏醉酒使下民多陷罪罟而君子憂懼不安其大旨勸王勉強之詩也而毛解鳴鳩戾天謂行小人之道不可責高明之功正與詩人之意相反又謂先人為文武亦疎矣而後之學者既以先人為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為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也鄭以螟蛉之子比萬民亦疎矣至以日邁月征為視朝視朔及謂岸獄中人持粟出卜皆繆論也卜者決



疑之謂也有疑而問謂之卜毛以交交為小貌亦初無義理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鄭於甫田之什桑扈詩以交交為飛往來貌是也

本義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彊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其曰有懷二人者以下章所陳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齋肅通明雖飲而溫克一人則昏然無知但以沉醉苟一日之樂謂王也因戒之使無耽此樂宜敬天命之無常也既以此語警之則又勸勉之云中原有菽

庶民皆可采往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為為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為也又言人性雖惡可變而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為蝶羸子也既勸勉之則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亦謂宣王也其下二章則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見舉國之人今皆失所也謂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為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王又愚暗不曉民事至



乃握粟問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穀謂其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誚愚人云菽麥不分是也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如集于木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冰常憂殞陷也

詩本義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八

歐陽氏

巧言

論曰據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讒之詩而鄭於首章解為刺王傲慢無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為在位之臣則與序文異矣毛訓憮為大鄭訓為傲據詩言亂如此大則義可通若云亂如此傲豈成文理曰父母且且當為語助鄭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為民父母其後乃刑殺無罪非惟學者附益以增鄭過就今只依鄭說曰父母且苟且亦豈成文理鄭又以寢廟大猷他人有心與冕兔共為一章言四



事各有所能乃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事不類又殊無言歸蓋由誤分章句失詩本義故其說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語乃舒遲安閒之貌毛訓為淺意不知其何所據也

本義曰幽王信惑讒言以敗政大夫傷已遭此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義大夫先自訴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讒致亂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夫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寢也廟也眾工之所成也然規為制度

本於君子是君子者皆知眾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為讒邪所惑也予作詩之人自謂也其五章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云者以狡兔比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云者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其六章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云者謂讒人能言然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又善悅人



聽其美如笙簧而顏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難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箋傳粗得其義學者可推而通不煩論著惟君子當為斥幽王爾

何人斯

論曰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舍此則為臆說矣鄭於何人斯為蘇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義尤重複鄭說不得其義誠

為難見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則不遠矣但鄭以何人為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於詩屢見之以前後之意推之可知也詩曰毋逝我梁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曰之被廢又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謫其語又然然則詩人之語豈妄發邪蘇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見今直以詩言文義首卒參考以求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則



得之矣谷風小弁之道乖則夫婦父子恩義絕而家  
 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為言者假設之辭也詩  
 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  
 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  
 義見矣

本義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  
 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  
 者與我絕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者謂聽譖者伊誰  
 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其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  
 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者意  
 謂借有二人相從則我不知果誰為譖我者今爾何

利我梁而不入弔我之被譖又今待我不如初則爾  
 為譖我者可知而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陳我聞其  
 聲不見其身陳堂塗也蓋言其又進而陰窺其家私  
 矣而蘇公者自省內無所愧畏不懼其來窺爾其四  
 章云不自北自南者歎已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  
 而中人有似譖言爾其下章則述與暴公俱仕王朝  
 相從出入親好之意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  
 爾爾所亟行爾車既脂吾已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  
 一於此惟爾之從云何敢告病又云爾還而入我室  
 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室則我莫知何故而致爾不  
 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於此常使我心病之也言



我待爾之勤惟恐相失也其下章又言我與爾相親愛而相應和如兄弟之吹壘簾相聯比如買索而爾不我知舍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惟當與爾詛其不信爾三物謂壘也簾也買也其卒章則極道其事云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可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故我作此與汝相好之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

蓼莪

論曰蓼莪之義不多毛傳特簡鄭氏之失惟以視莪為蒿以文害辭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餅壘比貧富

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亦非詩意也其以終養為病亡之時滯泥之甚矣本義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餅壘物之同類也此述勞苦之民自相哀之辭也其曰鮮民之生者言不遂其生不如死也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

大東



論曰鄭氏以有饜簋殮為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又以公子發幣於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有光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皆非詩人之本義也據序本為譚人遭幽王之時困於役重而財竭大夫作詩以告病爾亦何暇及於主人為客致殮使還反幣等事且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了不關役重財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於何詩不可又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為善譬今詩所舉止於掩兔簸揚挹酒漿之類又其下無文莫見王官之義蓋鄭氏不得詩人本義故其為說汗漫

而無指歸其以天漢有光屬翰翰佩璲為一章分雖則七襄以下為別章使詩不分章則已若果分章則當有義類今毛鄭所分章次以義類求之當離者合之當合者離之使章句錯亂然不繫詩義之得失學者自求之可見矣

本義曰大東之首章曰有饜簋殮有棣棘匕者足於豐饒之辭也譚人得以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賦役均也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視而有所賴也大夫反顧昔時譚人蓋嘗如此所以潛然出涕者傷今不然也其二章遂言今則王政偏而賦役重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譚人杆軸皆空至於窮乏以葛屨而



四百步  
言才事  
履霜其公子佻佻然奔走於周行其祗役往來頻數  
使其力疲而心病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辭也謂彼刈  
薪者為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  
弊則將死矣故云可以休息之也其四章則言東人  
困苦如此王官無以其職來撫勞之者而周人方事  
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  
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其五章則刺王多  
取於下而濫用也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佩玉之人  
皆不材而冗食矣其橫費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斂也  
其六章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也其意言我  
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

四百步

言才事

六

甘信

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天不能下監也又言天  
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  
駕車而輸物其七章又言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  
為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其八  
章又言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為  
我挹酌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其取資於地  
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則又言  
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  
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是皆怨訴之辭也其餘  
訓解則毛鄭多得學者當自擇之

四月

詩文義卷八

七

通志堂



論曰毛鄭於四月之義小小得失皆不足論惟以先祖匪人為作詩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詩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貪殘爾何事自罪其先祖推於人情決無此理凡為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者亂君歟治君歟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反深責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訓聖人刪詩必棄而不錄也鄭之所失於此尤多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直謂江漢紀率南國之眾川以朝宗于海爾而鄭氏以為比吳楚之君且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之君以為美於

理豈然矧考詩文無之此亦其失之大者予當為予奪之予鄭以予為我是以其說莫通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謂惟其才也詩所謂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祿故詩人刺在位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任非其才爾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有能治水之人使之為治木之官是任非其人也而鄭氏直以謂非人者身非是人也故云是人則當知患難昔之通儒執文害義蓋有如此或謂詩人但當刺時在位之臣何必遠及其先祖曰作詩者人人意異四月之詩以寒暑為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見事皆有漸不圖之於早也考其三章之次第可以見矣



本義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貪殘刻剝於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彫盡於秋冬乃於首章先本其事云自四月夏暑氣盛至六月盛極當退於此之時萬物已有將衰之漸而人未見也如彼世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祿位者蓋未見其害其二章遂言貪殘之政使民物傷耗如秋日之淒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則極言民物窮竭如冬日寒風凜冽暴急而萬物彫盡也其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者民被患淺猶思有所歸以苟免也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蓋知其無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而

云民誰不有生我獨何爲及此害也詩人於此三章言有次第蓋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者又言貪殘之臣害物廣也謂如採於山者但知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蹂踐而殘賊也其曰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者謂此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彼諸侯可使爲善可使爲惡而彼貪殘之臣日自構怨亂之禍於下國亦何由使其爲善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者勉其下國之辭也謂此江漢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滔滔而流以歸乎海故能爲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瘁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祿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



則哀其人民之辭也謂其欲去則不如魚鳥有所逃避欲居則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小明

論曰小明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

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為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仕宜勉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教其無恒安處蓋鄭謂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說夫悔仕者悔不退而窮處爾如鄭之說則周之大夫皆懷貳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豈足以垂訓也

鼓鍾

論曰鼓鍾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據詩文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攷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刺幽



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其詩曰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其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為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箛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謂南為南夷之樂者非也昔季札聽魯樂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也詩人以文王之詩為周南召南然則此所謂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也皆當闕其所未詳

裳裳者華

論曰裳裳者華刺幽王者三事爾由小人在位而讒諂進故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毋近小人而當親君子義止如是而已矣然毛鄭之失者以裳華喻君以之子為明王由是詩之義不可得而見毛又以左之為朝祀之事右之為喪戎之事鄭以君子為先人攷詩及序皆了無此義失之尤遠本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者言其葉華並茂喻賢材美眾盛也我見是人而傾心用之則君臣有榮譽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言其華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烈顯赫也我見是人作事皆可法故得慶於



後而世祿不絕也章法也陳二章刺王不能也又曰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雜處也而讒  
 諂得進因戒王以馭臣之道當如馭馬使駑良並駕  
 而進退遲速如一者在調和其轡緩急以節之爾謂  
 善馭臣下者君子小人各適其用而節制在己也其  
 卒章則又言左右常當親近君子而慎其所習左右  
 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君子也

鴛鴦

論曰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今考詩下二章言乘馬在廐猶近於自奉養之事  
 然馬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則予之以穀此前世中

林常主之所能為而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然義  
 猶有說而通若其上二章之義了不涉及序意且鴛  
 鴦非是鴈之類其肉不登俎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今  
 飛而遭畢羅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謂匹鳥止則耦飛  
 則雙此為交萬物之實匹鳥之雙自是物之本性了  
 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鴛鴦飛止亦宜自雙耦何必果  
 明王之時也其二章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謂明  
 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  
 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為明王之時理豈得  
 通又詩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萬年是其在梁與畢  
 羅詩人本不取其驚不驚也故此篇本義未可知也



宜闕其所未詳

車牽

論曰鄭氏以車牽之詩周大夫惡褒姒之亂國欲求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詩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皆以為幽王既得賢女之後改為善行大夫以此相慶自相燕樂故雖無賢友言酒嘉穀亦且亟相飲食歌舞言其喜甚也據詩序言褒姒之惡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顧無如之何因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為輔佐庶幾可救王爾思得者是未見之辭也所思賢女尚未有其人而諸大夫舍其所憂之急者遂言已得賢女之後慶喜燕樂之事使略及之猶在人情或

有今詩連章復句述其燕喜燕譽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說飲酒歌舞然則鄭氏之說豈詩人之本意哉且詩人本以幽王無道思得賢女以救其惡鄭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女來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則詩人復何所刺乎亦非詩人本意也至於雖無言酒式飲庶幾以為庶幾王之變改是式飲庶幾分為二事又云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甚也然則上言方庶幾幸王變改下言則已喜甚又以雖無德三言斷為一句皆文義乖離害詩本義不可不論正也

本義曰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



音來括者所謂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飢匪渴云者言  
 我所思者非飢思食非渴思飲乃思賢女以德音來  
 與我王配合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者謂彼所思之  
 女雖無眾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  
 喜也婦人以相好為友見關雎之文又曰依彼平林  
 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云者此惡褒姒嫉妬之辭也謂彼平林之廣能容飛  
 鳥則鳴鷓皆來依其蔭蔽碩女賢淑能容其下則眾  
 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其善行也若得此賢女與王  
 燕樂而享榮譽則我好愛之無厭射也又曰雖無旨  
 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

且舞云者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也以謂酒殽雖不  
 美善庶幾可飲食則飲食之矣賢女雖無德及汝可  
 配王則當共歌舞而樂之爾陟岡析薪言得之易也  
 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者歎賢女難得使我傾心求之  
 而未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  
 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  
 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  
 車牽也徒我見正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

詩本義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九

歐陽氏

青蠅

論曰青蠅之汙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然蠅之為物古今理無不同不知昔人何為有此說也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為害大必不引以為喻至於變黑為白則未嘗有之乃知毛義不如鄭說也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雷也



本義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營營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藩籬之外鄭說是也棘榛皆所以為藩也

賓之初筵

論曰衛武公之作是詩也本以幽王荒廢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鄭氏之說則王之飲酒賓主肅然禮修樂備物有其容揖讓周旋皆中其節先與羣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至於受神之福酌尸登餽禮無違者及乎射祭訖事之後燕其族人旅酬之際始與其坐賓頓出小人之態號呼傾

側以至失禮敗俗是其一日之內朝為得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蓋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今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而鄭氏不分別之此其所以為大失也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義或可通亦不為害也學者當自擇之本義曰賓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沈湎於酒其前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殽菽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其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



明非以淫泆為樂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  
 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起  
 舞傾側其冠弁又立監史以督罰不飲者皆使之醉  
 而時人反以不醉為恥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卒章  
 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  
 縱而至於大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  
 俾出童殺云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聽至於謂殺羊  
 童首是以無為有則醉言無度可知也三爵不識矧  
 敢多又云者又教飲者以醉辭也言我三爵已昏然  
 無所識知矣其又敢多飲乎

采菽

論曰詩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鄭謂諸侯來朝王使人  
 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  
 福據序但言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君子思  
 古以刺今爾如鄭所說省禍福詩及序文皆無之據  
 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屆  
 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亦不謂其法制  
 之極也天子所予者謂此諸侯旂鸞駟與其所服  
 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爾以刺幽王不能賜諸侯  
 也諸侯爵秩車服有等差當賜則賜矣不待其幅束  
 無紓緩之心然後賜也其曰彼交匪紓者直自言邪  
 幅爾鄭謂君子所屆為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為非有



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者皆衍說也汎汎楊舟紼纒維之者鄭謂紼纒維舟猶諸侯御民以禮法者非也據詩意紼纒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毛謂明王能維持諸侯是矣

角弓

論曰角弓據序但言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爾如毛鄭之說老馬反為駒謂王侮慢老人遇之如幼穉雖非詩本義而理尚可通其如食宜飴如酌孔取謂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飽如飲老人宜度其所勝多少則非詩之意也詩述九族怨王

不親爾不論老者飲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類之辭也至於教孫塗附謂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雨雪見晁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小人誅滅如蠻如髦又謂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考序及詩了無此義與上章意不相屬由毛鄭失其本旨也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詩人引此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其義如此而已毛謂不善繼繫巧用則反者衍說也繼繫制弓使不反之器也蓋造弓未成時所用已成之弓則體有往來其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古今通然是詩人所



取之義也

本義曰角弓之詩自四章以上毛鄭之說皆是其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翻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云兄弟不令而交相賊害則民亦效之各相怨於一方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在其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為讒佞傍若無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自飽足而已又言讒佞之人已

自如此而王又好讒以來之如孫喜升木又教之塗喜著又附之其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者微美也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而為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王踈九族而好讒佞如此亡無日矣如雨雪見日而將消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也如蠻如髦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苑柳

論曰鄭箋上帝云者愬之也以謂詩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與甚蹈當分為兩句豈成文理考於詩意亦豈得通俾予



之後予極焉訓靖為謀又以謂假使我朝王王留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如鄭此則詩人方呼天言王不可朝其下文遽言王使我謀之初無假使朝王之語鄭何從而得之可知其臆也君子不逆詐而詩人假使朝王王必留我謀而後必誅我於義皆必不然也彼人之心以為斥幽言王心無常不知所屆考詩初無此意又與下文屬蓋亦其失也

本義曰不尚尚也蹈動也謂警動也靖安也詩人言彼莖然茂盛之柳尚可以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可親今天警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我安

待其極其二章之義皆同惟言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其卒章言彼鳥之飛猶能戾天而人心何之不可我則獨安然當此虐王之時將罹其凶禍而不去蓋諸侯怨叛之辭也錄之以見幽王之惡人心離叛如此而王不悔改也

白華

論曰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為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以妾為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



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為斥幽王碩人為斥幽后今考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既以為斥褒姒遂解為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考詩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又序言以妾為妻以孽代宗雖為兩事而其實一也蓋妾子為孽妻子為宗既升妾為妻則自然其孽子為適矣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適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爾本義曰白華以為菅白茅以為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並居而之子乃獨遠

棄我而不見容彼英英然白雲者於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而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無異而之子乃獨棄我蓋由天道艱難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猶行道也澆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也碩人者大人也王后是矣樵彼桑薪印烘于燧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者言王后為惡於內而聲達於外使人效之而之子慄慄然棄逐我使我邁邁而去也邁往也有鶩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



也亦由褒姒奪據后位而下效之也鴛鴦戢翼雌雄相好之鳥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鳥之不如也有

細斯石履之卑兮言至賤之物當常在入下而為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棄妻指此石常在入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當在下而佐人爾今之于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漸漸之石

論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致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

可伐山川幽遠為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戎宣王伐玁狁但幽王自不伐爾就使戎狄為不可伐幽王置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為荆舒之國勞勞廣闊何其舍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於此獨以皇為正至不皇出矣為不能正荆舒令出使聘問於王此尤臆說也豕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爾毛說是也鄭曲為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其衍說也

本義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



三百廿六  
言本義卷九  
人敘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  
不得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  
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  
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詩本義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十

歐陽氏

文王

論曰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豈虛言也  
哉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  
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  
之言而衆說咻然附益之遂為世惑可不慎哉秦誓  
曰惟十有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誕膺天命惟九年  
大統未集此所謂疑似之言也而毛鄭於詩謂文王  
天命之以為王又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  
四十餘國說者因以為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



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說不勝  
其多本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  
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為信也孔子曰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楊子所謂衆  
辭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質成毛鄭之說雖疑  
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害文王之  
為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為受天命而  
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為王云者惑後學之尤甚  
者也詩人之意以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  
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  
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

四

言不義卷一

九文

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  
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  
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  
妄之說也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  
又曰勦絕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  
必推天以為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  
天諄諄命西伯稱王爾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  
得肆其怪妄也說者但言殷未滅時文王自稱王於  
一國之中理已為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  
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  
助文王祭者皆自服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



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王已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詩曰於緝熙敬止詩屢言緝熙毛鄭嘗以為光明不知其何據也爾雅云緝熙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話之言爾凡引爾雅者本謂旁取他書以正說詩之失若爾雅止是纂集說詩博士之言則何煩復引也頌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毛鄭說以為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穿鑿之尤甚者許慎說文熙燥也孔安國傳尚書熙廣也他書或訓為安或訓為和隨文義各自不同而此熙訓廣近是矣緝績也績者接績而成功也緝熙云者接

績而增廣之也駿命不易當音難易之易本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據武王以為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有周不顯乎自文王而顯大矣其顯不顯是帝命乎是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為天所親輔也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者言勉勉勤修文王之業使文王之善聞流於後世者不止能如此乃是周之君而可以為文王之子



孫也子孫能勉勉不墜文王之令聞則本與支皆可傳於百世也子武王孫成王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為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乎當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昔也天命為商之蕃屏而今也

乃命為周諸侯由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子之天所予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嗥者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祿既又丁寧之曰當知殷之未失衆心之時故能配上帝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明揚善聞常虞度殷之興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無聲臭其命難知但效法文王所為則可以使萬



邦信天之輔有德也

棫樸

論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絕簡莫見其得失其首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違然毛得而鄭失也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章奉璋之說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連首章言之且官人之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自倬彼雲漢而下二章如鄭說更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度為

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此皆其失也

本義曰詩人言芄芄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爨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之行水由衆人以楫櫂之如王之治國必衆賢居官以共濟其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其四章言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才在朝為國之光采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者作動也言文王能官羣材各任其職王但



享壽考邈然在上無所動作於人而國自治也蓋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金玉之質美矣必待追琢而成文章以喻臣下雖有賢才必待獎用而成德業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爾

思齊

論曰序言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云此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蓋言文王所以聖者由其母大任之賢也然則思齊之義主述大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四章鄭箋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大任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又以為文王在辟雍羣臣助王養老在宗廟羣臣助祭等事考序及詩皆非詩人本意

其為衍說失詩之旨遠矣惠于宗公鄭以為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大妣之德遽云順于大臣便為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別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由聯屬毛以無射為無厭鄭讀射為射御之射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觀禮於辟雍之人以不顯為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無射為無射才者且夫觀禮本欲化人雖狂愚之人皆得觀豈限賢才之質自古王者在辟雍未聞必須能射者方得觀禮就如鄭說不明無射之人皆來觀禮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聖不聞亦式以為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不諫亦入以為有孝弟之行而不



四九十一  
能諫諍者皆得助祭於廟且詩但云不顯亦臨無射  
亦保鄭何據而知是在辟雍之人不聞亦或不諫亦  
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知為仁義不  
諫何據知為孝弟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毛以思  
齊為思莊以文理推之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也  
本義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自大姜大  
任以至太姒相繼有賢德也其可思而齊者大任也  
可思而愛者周姜也太任文王之母也大姜大國之  
婦也京大室國也言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  
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衆多又能輔佐君子順事先  
公而神無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賢婦人文王

幼育於賢母長得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廣被由  
內及外由近及遠自親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北  
弟以御于家邦雖雖在宮肅肅在廟者言文王平居  
在宮中則雖雖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  
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  
若有所臨又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也保守也肆戎疾  
不殄烈假不瑕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  
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絕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  
也不聞亦或不諫亦入者式法也言事有雖未嘗聞  
舉必中法也又不待教諫而能入於善也毛謂性與  
天合者是也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於人



神而出處有常度又述其遇事之聰明所為皆中理  
 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  
 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  
 德自其為幼小之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廣而  
 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  
 有名譽為俊髦之士矣

皇矣

論曰據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詩則上述大伯  
 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蓋詩人言周世德所積  
 至文王又著功業而德最盛也詩謂二國者毛以為  
 夏殷者非也且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而終篇無

殷事則毛說非矣鄭謂二國為紂及崇侯者崇侯是  
 其一也紂亦非也詩謂四國者毛以為四方鄭以為  
 密阮徂共者鄭亦非也鄭所謂國者皆不見於前書  
 莫可知其是否惟據詩稱密人則密可知為國也又  
 曰以伐崇墉則崇可知為國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  
 阮疆二者亦似國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義不  
 能通故也且鄭以密阮徂共為四國以充上維彼四  
 國之文而數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  
 為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徂下章先祖而後  
 阮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  
 四國之數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詳略失宜



詩人之作不應如此絕無倫理此所以難通也阮徂  
 共既不可為國則四國當從毛說為四方詩云四國  
 順之又云四國是皇又云正是四國詩人之語此類  
 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為往是矣而猶以  
 阮共為國者亦非也今以文考義止於侵密伐崇二  
 事爾且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鄭  
 說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  
 討而徂阮共三國以無罪見侵理必不然毛傳亦同  
 但以徂為往小異爾大義皆失之也或曰密人距周  
 之侵三國爾是亦不然且詩人本欲稱述文王之功  
 業若周侵三國而密人距之則密亦有罪矣就如鄭

說阮則侵而服徂則僅能止其旅共則不見勝敗密  
 則未嘗加討是文王有所舉鄰國不順而不能討所  
 侵之國又無必勝之功然則何以為功業何以示威  
 德詩人亦何足稱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為毛鄭  
 之學者又謂周侵三國召兵於密而不從者尤疎也  
 阮共當是密國地之別名如周有岐邠豐召也串夷  
 依毛傳則義通如以為昆夷則上下文義絕不相屬  
 故當從毛也詩既止述侵密伐崇則上文二國當是  
 密及崇也度明類長君順比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鄭  
 曲為訓義雖未害文理然於義為衍去之可也  
 本義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



民之所歸定見此密崇二國失政而暴亂乃於彼四方諸國謀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遲久之慎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其政不獲謂失為政之道也者遲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帝亦遷就以成周家之德累世積習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受命既固者謂世積德久也其三章言帝視岐周之山柞棫松柏皆拔起茂盛謂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國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摧其始自大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大伯使讓已以傳聖子

而餘慶流光後世子孫受天之祿無喪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德昭明克類可以君長大邦而文王順承比合其世德而無改遂受天福及於子孫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謂文王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則赫然奮怒整其師旅以侵之兵入其國自既至共而止其不伐滅其國者但揚其威不滅人之國以為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章又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



間以定周國其七章言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為聲形又不大為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於萬物使人不見其所為蒙德而不自知故諸侯不識文王之德者反助紂無道與周為仇敵者崇侯是也當率爾兄弟之國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滅崇而威德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

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

生民

論曰妄儒不知所守而無所擇惟所傳則信而從焉而曲學之士好奇得怪事則喜附而為說前世以此為六經患者非一也后稷之生說者不勝其怪矣不可以遍攻其一二之尤者則眾說可從而息也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禱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而見于天將事齊敬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於



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寘於冰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爾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高禘者為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高禘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況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也今見於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禘祈子與欲顯靈異之事也

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兒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說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已說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從高辛祠於郊禱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禘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後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



去千五六百歲久不能無訛繆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於識緯專用命曆序言帝嚳傳十世因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猶以后稷為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諄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商商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鄭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駁雜紛亂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



至於如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說遠解數千歲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錄也必有其義蓋君子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矣毛鄭之說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鳧鷖

論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沙在渚在梁在壘皆水旁爾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

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為甚害然學者戒於穿鑿而汨亂經義也

假樂

論曰假樂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以詩文意顯更無他事可陳大意止於臣民嘉美成王之德爾而鄭氏乃以且人為能官人成王德美甚眾不應獨言其官人若專為官人而作則序當見詩人之意况考文求義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不愆不忘當為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爾而鄭以為成王循用周公之禮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之燕也語曰子之燕居則燕私之



燕也三者皆為小失然既汨詩義則不可以不明燕及朋友與以燕翼子義同

本義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成王君子有顯顯之德以宜其人民而受天之祿為天所保右而命之以為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祿及其子孫之眾世世宜為君王又戒其子孫常循用成王之典法無使過差忽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儀內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則朋友在公朝則卿士皆當共愛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詩本義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十一

歐陽氏

卷阿

論曰卷阿言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毛鄭二家所解得詩義者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為道可馮依以為輔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為馮几有孝為成王有德為羣臣言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贊道扶翼之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絕



不相屬且詩本無祭祀之事此鄭之失一也詩曰鳳  
 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者謂吉士來居王朝如  
 鳳凰來集鳳凰世所稀見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  
 難得王能致之其義止於如此爾而鄭以亦集爰止  
 為衆鳥也謂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慕  
 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亦為衆鳥如下  
 章亦傳于天豈可鳳自來集而衆鳥上傳于天此理  
 不通灼然可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為文  
 未嘗以亦別為他物也鄭又言因時鳳凰至故以為  
 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有鳳至此其失者二也詩  
 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萋

萋離離喈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  
 則葦葦萋萋然茂盛鳳凰則離離喈喈而和鳴以喻  
 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故其下文  
 遂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得優游之樂也而毛謂  
 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所常有之木無時  
 不生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爾安有太  
 平然後生朝陽之理此妄說也鄭又謂梧桐生猶明  
 君出生於朝陽猶君德之溫仁者亦衍說也此其失  
 者三也

蕩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鄭惟於



板及此詩以上帝為君王意謂斥厲王者皆非也蕩  
 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者自是詩人  
 之深意而鄭謂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惡故上  
 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  
 矣今不暇遠引如蕩之前板也所謂靡聖管管天之  
 方虐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蕩之後抑也所謂其在干  
 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之類斥王之言  
 多矣豈凡伯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之不敢也蓋  
 鄭見詩為厲王作終篇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  
 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鄭又謂天降滔德是厲王施倨  
 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述殷紂不宜中取一句

獨斥厲王此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若問  
 之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與羣臣乖爭而祝詛鄭意  
 皆謂厲王者皆非也蕩蕩廣大也謂蕩然無限畔也  
 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  
 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鄭不達此意以蕩蕩為  
 法度廢壞遂失詩義矣凡人善惡有大小故作詩之  
 意從而有深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宣王  
 之有規誨成王之有戒之類是也其過惡已大然尚  
 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誚之凡言刺者  
 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顧力不可為則傷嗟而已蓋刺  
 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



傷其國之將亡爾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人不一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詩之意如此者多蓋人之常情也蕩之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事以殷爲鑒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人所陳殷商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於大命傾亡其訓義則毛鄭得之矣所失者詩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無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隳壞乃仰天而訴曰蕩蕩上天乎此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畏乃命此多邪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愛斯民乎則宜常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旣然則後



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考詩之意武公為厲王卿士見王為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脩飾而陷於過惡其詩汎論人之善惡無常在入自脩則為哲人不自脩則為愚人爾其意雖以刺王不自脩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汎論哲人愚人因以自警也蓋詩終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多以汎論之語為刺王如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詩義也鄭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

為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不宜相異如此畏監謗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為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徧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為謙損自卑之言也未見臣呼其君為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為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欺孤兒爾理亦通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親而厲為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況考詩義亦非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不欺暗之謂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則



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謂鄭引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者衍說也考詩上下文直謂脩慎容德為人儀法爾了不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蓋言事有是非相亂者爾鄭謂童羊譬王后與政事又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次亦其衍說二者尤汨亂詩義者也至於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至八九言取其意足而已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當以九言為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脩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

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云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止則舉動不陷於過惡是其威儀為德之廉隅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脩慎則習陷為昏愚矣如書云惟聖罔念作狂也庶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為昏愚者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脩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自戾其性爾此雖汎論人之善惡在乎自脩慎與不脩慎以譏王而勉之亦以自警其怠忽也其二章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云者競彊也亦汎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為而訓道四方



謂以大下為己任可謂自彊者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脩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也二者為君天下者言也許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云者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其君臣相與謨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其要在一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為民法爾謂脩身而天下服也一章二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刺王其三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時事以刺王也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云者

言王荒于湛樂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作之典刑不知為惡者有戮乃躬自陷於罪咎而皇天不祐則大戮當至如泉水之流汎濫無不被而君臣皆將滅亡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云者刺王有廷內知日夕洒埽以示人嚴潔而不知脩飭其身以自潔其容德又刺王知脩戎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不知脩身以遠禍敗邊與惕同謂警惕之也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教王此所以防禍亂也質定也安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云者亦教王自脩也謂慎出話敬威儀不猶愈於洒埽廷內與脩戎備乎謂王知嚴潔其廷之勤而不知脩飭其身之要知防兵戎於外知備夷狄於遠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六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云者又戒王之慎出話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云者謂言不可苟雖莫有持我舌者而言不可以妄出也其七章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與德謂善惡各有其報當施德于朋友庶民小人皆使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爲萬民承順謂施德自

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云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其八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云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見而自欺又有神鑒於幽而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此又戒王不惟自脩於顯又當不懈於幽隱也射厭也厭怠也其九章曰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爲德當使稱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愆於儀而不



至於僭差而賊害則民罕有不效以為法者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為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不然其十章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德而應以類也謂上若脩德以示下則下當為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實虹小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謂下當效上之為善而上反為惡使民無所效譬猶當童而反角使小人惑亂而不知所從也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云者汎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木必柔忍然後可以緝絲人必溫恭然後可以脩德其十一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

如此其下章乃以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信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云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解也抱持也謂扶持也假使我未知可否而遽教告王然我為卿士當扶持王雖遽教之不為過也惟人不自滿者何人蚤有知而不成其德言自是王心自



滿教不可入爾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云者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以為罪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云者言使我不知如此之難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後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云者不忍棄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遁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辭也言天方將而

我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不差忒言王為惡必及禍也而王方為邪辟使民困急言天愛民必降禍罰於王也

桑柔

論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厲王而不言所刺之事蓋厲幽暴虐之王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愁怨王之過惡甚多故序不能以徧舉也其於兵役亦是暴政之一事宜或有之然考厲王事蹟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皆無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語文亦無王所征伐之國凡鄭氏所謂軍旅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苦是大舉兵



也在於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與其勝敗事  
 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不  
 知鄭氏何據而為說也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  
 采其劉瘼此下民據詩但以桑無葉不能蔭覆人喻  
 王無德不能庇民爾鄭以詩言捋采其劉乃云羣臣  
 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者厭亂之辭也鄭以為治國之道當用賢  
 者不惟取喻疎遠又與下文意不聯屬亦非詩義也  
 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自可見故不復具列也  
 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為斥王至此一篇鄭  
 獨以昊天為上天鄭既不從可知毛說非矣

本義曰桑柔捋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  
 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  
 桑為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為空枝而人  
 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  
 路也旃旒有翩庶民召集於兵役也此臣民勞苦之  
 辭也暴虐之政臣民勞苦不息則禍亂日生而不可  
 平夷無國不至於泯滅民人雖眾皆為灰燼矣黎眾  
 也此汎言暴政之為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既則歎  
 嗟哀王為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此也靡所止疑云  
 徂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此  
 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



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疆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其實刺禍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謂不幸生此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此亂亡之禍也自西祖東靡所定處者不知逃亂之所也多我覲瘠孔棘我圉者謂民疲病矣又急迫之以禦捍寇盜為謀為戩亂況斯削者刺王謀事不慎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內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

告誨之者謂芮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今外內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思往就水滌濯其煩也既以火喻矣則又曰今羣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相與就溺矣是謂厭亂之辭也如彼逆風亦孔之僂者芮伯既以禍亂日滋而國家日削羣臣各懷去就之心以告誨王可憂可恤而王不能聽如彼嚮風而歎未必聞也蓋呼聲者順風則聞遠而遠逆風則難故以為喻也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者言民本無怠惰之心而不逮於事者言王盡民之力於稼



稽而重斂之為羣臣祿食也稼稽維寶代食維好者  
 言稼稽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喪  
 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稽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  
 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者言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  
 室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稽盡病哀痛羣臣具列於位  
 如贅疣而使中國卒至荒亂無有同力以念天災而  
 救患者也其餘鄭氏得其義雖小有不合不害大義  
 者皆可通也故不煩復解

瞻印

論曰詩云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者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

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  
 士民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藐藐昊天無  
 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者此稱天以戒王之辭  
 也言藐藐昊天無不能鞏固周室無自為敗亂則上  
 不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鄭以昊天皆為斥王  
 者非也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  
 土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而說有罪等事直陳其過  
 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  
 城但謂士多才智者為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  
 智者下外事則傾敗人國爾此義不待訓解而可知  
 而鄭謂士夫陽也婦人陰也及陽動陰靜等語皆其



衍說汨亂本義者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謂婦人  
 與寺人皆王所親近者其日相親近則不待教誨而  
 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而毛訓寺為近  
 鄭謂近愛婦人寺無訓近之義且詩所刺婦人本不  
 謂疎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者謂  
 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爾休  
 之義當如心逸日休之休而毛鄭以為休息也謂婦  
 止不蠶而于公事考詩之文義不如此也公事者王  
 后以下所治宮中之內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